

二月河

作家不是葛朗台 燈下數錢要不得

學習文藝座談會講話 評文化雜交下作家使命

近日，記者在河南省南陽市臥龍區委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建造的連排小院裡，獨家採訪了著名作家二月河。談及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二月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我一生學習了兩個講話。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延續和發展，是整合文藝資源，解決文藝的方向和路線問題。」他續指，伴隨着西方文化大量湧入，產生了空前的文化雜交現象，但不可忽視的是，文化雜交會產生一定優勢，也會有很多雜質，不少現象令人擔憂。他呼籲，中國作家不能做葛朗台，只會燈下數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程相達、馬蕊、劉蕊、曹宇 南陽報道

二月河家的大門緊閉，門口貼着一張呼叫紙條。隨行的當地宣傳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二月河不會輕易開家門，需得提前與其電話聯繫方可，否則即使敲破門，他也不會開。

小院未經精心打理，一沒名花貴樹，二沒假山魚塘，石子上十分乾淨。進了屋，大約二十來平方米的客廳顯得擁擠。牆壁已經斑駁，傢具比較破舊，與二月河大名相比，顯得有點寒酸。二月河身穿唐裝，袖口已經磨得發毛。談起文藝座談會，二月河思緒飛揚，滔滔不絕，根本沒有疾病後遺症的點滴痕跡。

把握新形勢下文化雜交

二月河說，我一生學習了兩個講話。一是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二是前不久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前者是在民主革命轉折時期，毛主席指明「兩為雙百」問題，鼓舞文藝工作者不要只把目光放在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身上，要為工農兵服務，端正了文藝方向。後者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進行的。

二月河將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稱為「空前的文化雜交現象」。他說，文藝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鑄造人們心靈的，潛移默化中影響人們的價值觀。不可否認，文化雜交會產生一定優勢，但更不可忽視它不完全出優質品種，也有很多雜質，不少現象令人堪憂！有些東西湧入後，對優秀的傳統文化產生空前挑戰，在這種形勢下，習主席講話也是解決文藝的方向和路線問題。

「習主席的講話是毛主席講話的延續和發展，也是整合文藝資源，使文藝走向輝煌，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月河稱，在新形勢下把握好文化雜交優勢，剔除雜質，才能使文藝走健康正確的道路。

為誰寫怎樣寫是核心問題

二月河說，1942年的文藝座談會為當時的工農兵服務，但到了現在這個階段，除了他們，還有更多別的社會階層需要這種精神食糧。所以現代作家創作也應該能夠適應更多更廣的受眾。

談到當前一些文化亂象，二月河認為，究其原因還是文藝工作者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人民幣服務的問題！前一時期，一些黃色的血色的低俗的媚俗的作品污染社會，就是金錢作祟。一些人為了人民幣而喪失人格人格，人格低下肯定文藝格低下。



■年近七旬的二月河在家中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曹宇攝

在二月河看來，「寫什麼不重要，為誰寫，怎樣寫才是核心問題。只有把人民所關懷的放進創作的作品中，讓人民去考評，才能使作品健康起來，更多地傳播正能量。」

「允許穿越劇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的存在，還有人穿越我呢。」二月河開玩笑地說道，「文藝方針應該是百花齊放，允許各種形式的文藝表現，營造健康光明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才是文藝工作者終極關懷的目標。」說到這裡，一隻小鳥在窗外啼鳴，先生抬起頭來，望着夕陽，喃喃自語道，太陽照到大地，燦爛是主要的，不足之處是還有一些陰影沒照到。



■二月河的「三帝」代表作廣為讀者熟知。網上圖片



寫「三帝」意圖：揭示人物命運背後制度問題

二月河因其筆下五百萬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內外讀者熟知。王岐山亦是他的忠實讀者。

談到這三部作品，他沉吟道，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個漫長的過程，從向上動興江河日下，清朝三帝就在這個過程中。我的作品可謂夕陽落霞系列。這個時代的特徵，無論從政治文化社會，還是人文心理人物心態都極為成熟。應該說，封建社會是黑暗的，充滿陰險狡詐。所以，有人就說康熙就是陰險狡詐毒辣的代表。

「但我這麼看，那不是康熙個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康熙生活在那樣的狀態中，皇權政治表面親哥密姐獻媚恭維，下面爭權奪利捅刀子。康熙40歲時，他48歲豪情滿懷，在月光下祈禱上蒼保佑長壽，可把江山治理更好。可是，到了康熙58年，他又在月光下祈禱上蒼讓他早死，好以完整的形象去見列祖列宗。為什麼呢？還不是孩子們逼的嗎？這是制度原因造成的。夕陽是美的，但夕陽西下就接近黑暗，這是我寫「三帝」的基調和意圖！」

■二月河家門前的紙條，顯示主人並不希望常被打擾。曹宇攝

文化產品分檔徵稅 助窮人享精神食糧

近一段時間以來，二月河對反腐敗的觀點備受關注。他對當前反腐敗的形容是——「蛟龍憤怒、魚驚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動」，並提及，「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麼強的。」而談及文藝界存在的腐敗現象，二月河並未直接正面回答，他只說，拿一個作家來說，寫作是為稿費服務，還是為人民服務很重要。

對盜版問題感情複雜

二月河在談及盜版問題時托出了他複雜的感情。「比如一套二月河文集，平裝的400多元一套，精裝的700多元一套，令不少想讀書的年輕人、窮人望而卻步。想讀書，沒有罪，就到地攤買。所以，盜版這事，對出版社收入、對國家稅收、對二月河個人不利，但對解決窮人的精神食糧有利！」

二月河說，拿曹雪芹、蒲松齡作比較，他們都是在死後20多年，其後代歷經艱難才出版的書。「他們一分錢的稿費也沒拿，二月河怎敢與先人相比，我為什麼想不開？這是中國國情。我認為，中國作家不能像葛朗台那樣，在燈下數錢！這是我的文化思考，讓社會去評判。」

他建議，如果出版社讓利，國家能對作家免稅，互相讓步，把書價壓下來，讓人民群眾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是重要的社會問題。他建議，文化產品尤其是高檔文化產品，要徵重稅。中低檔文化產品減免稅，讓窮鄉僻壤的人群也能有較好的文化享受。



■二月河接受採訪時思緒飛揚。曹宇攝

小情趣匯聚大能量 小浪花奔向大海洋

人們常說，文如其人。但記者眼中的二月河卻並未像其帝王系列那樣紛繁複雜、蕩氣迴腸，反倒簡單到極致，說話也是一直保持不高的聲調。

當記者談到年輕作家郭敬明及二月河為何棄官不做時，他平靜地說，為權為錢放棄原來事情的人屢見不鮮，既當官又當作家的大有人在，如歷史上的辛棄疾、文天祥等。目前來說，高級幹部寫書的不少，這不是衡量人和作品的標準。也就是說，誰寫，寫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寫給誰看。

自謙不適合當官

二月河謙虛地表示，我不適合做官，管人管事管錢的事我都不會，覺得沒意思。當官了，無非用車方便，

房子大一點，如此而已。「這對二月河不重要，請我去講課的單位都有車接，我老兩口住這房子也很好了。」他說，習總書記指出文藝工作者怎麼做人作文，我從中受到很大的精神感奮。如果文藝作品能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最大的正能量，那個人的小情趣也應是健康的。我們應該像大河的浪花連綿不斷奔向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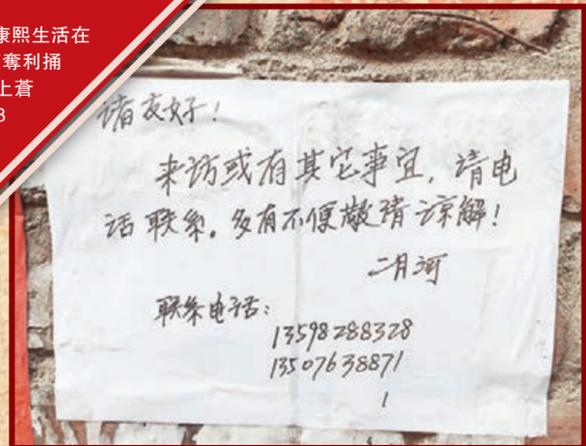
借書法喻創作 臨大家成大氣

二月河說，創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從讀西遊記到各種武俠小說，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有了創作衝動，就有了我不但能寫，而且還可能寫得比你好的自信。如果作家不自信，作品就不會好！這也是我的創作動力。」

他也提醒一些現代青年作家要讀一些經典，「覽經典著作才更能創作出令人震撼的作

品。」他說，創作就像練書法一樣，不臨大家帖，難成大氣候。

「我本人是搞歷史題材小說的，語言風格有三國演義的，還吸收俄羅斯、法國經典的表達方式。經典要永讀。但我卻不敢看現代人的作品，怕受影響，搞成千人一面。創作過程我更多的是閱讀歷史性資料以讓故事更為豐滿。」



循友好！
來訪或有其它事宜，請電話聯繫，多有不便敬請諒解！

二月河

联系电话：
13598 288328
135076 38871